

陶寺土鼓奏響華夏禮樂 訴說國寶與黃河文化的淵源

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。以黃河為軸帶的經濟發展史、社會演進史、科技進步史、文化孕育史、文明交流史，與中華民族繁衍發展息息相關。「用音樂做語言，以黃河為脈絡，穿梭千年歷史，奏響華彩樂章。」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於大年初五晚在央視綜藝頻道（CCTV-3）播出《國家寶藏》新春特別節目——《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國寶音樂會》，聯動黃河流域博物館聯盟首批48家文博機構，在黃河流域沿線九個省份分別選擇一件代表性文物，以歌舞、器樂演奏等文藝形態，講述國寶與黃河文化的淵源故事，極具意義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

黃河西來崑崙，咆哮萬里觸龍門。位於黃河中游的山西，北接長城，南控中原，表裡山河。在這裡，誕生了為全國觀眾講述黃河故事的主角——陶寺土鼓。出土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的國寶，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得最早的實物鼓。

神聖之鼓 鼓響華夏

最早的「華夏民族」到底誕生於哪裡？三皇五帝是否真實存在？山西博物院講解員韓敏在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土鼓前，向參觀者娓娓講述：陶寺遺址距今大約4,300多年，遺址面積達到430萬平方米。專家認為陶寺遺址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概念上都與「堯都平陽」的傳說非常吻合。「根據考古證據，我們推測陶寺人定居在汾河流域，已經掌握了較為發達的農耕、畜牧以及養殖技術。他們製作的彩繪陶器和彩繪漆木器技術水平都是相當高的。而且陶寺人已經學會用歌舞來調節生活的節奏，表達喜怒哀樂，為了渲染氣氛，他們會借助一些狩獵、農具或其他的物品來發出聲響，為歌舞助興。在陶寺的墓葬中出現的土鼓、鼗鼓、特磬等都是可以發聲作響的早期樂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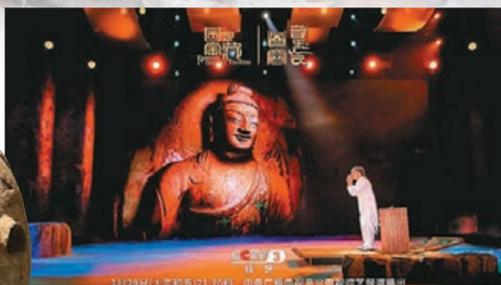
韓敏介紹，土鼓是陶寺遺存中獨具特色的陶器，在同一時期的其他遺址中尚未發現。這是中國鼓類樂器的最早標本，而且都出土於大型墓葬，體現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。土鼓以泥質灰陶為腔，頸與腹部之間附有雙耳，腹部飾繩紋，並貼有泥條，構成不規則的三角形與菱形圖案，下部有四孔。使用時，頂端蒙皮用於敲擊，鼓身圓大的腹部成為共鳴箱，發出聲音。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，鼓是非常神聖的，製作者與擁有者都非一般人，很可能是氏族、部落的領袖或者是原始祭祀時的大巫師，作為禮樂器，在祭祀時演奏，或者是作為戰鼓。因此它反映的是當時最先進的陶器製造水平。



陶寺土鼓



節目上以歌舞形式講述故事。



節目中不少得器樂演奏的環節。



山西博物院院長張元成

中華陶寺 禮樂文明

「禮」的本質是體現等級劃分與秩序，用以確定上下、尊卑、親疏、長幼之間的隸屬服從關係。中華民族素有「禮儀之邦」的美譽，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

山西博物院發展部梁育軍介紹，「禮」的起源時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，距今6,500—5,000年，距今4,3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文化，禮制已經趨於成熟，從陶寺遺址出土的大量禮器可以證明。陶寺遺址是黃河中游龍山時代規模巨大、內涵豐富的一處大型遺址，出土了青銅器、帶文字的陶壺，以及大量宣示王權的禮器。陶寺文化的誕生標誌着黃河流域早期國家的出現，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國家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實物材料。

陶寺墓葬階級分化十分明顯。梁育軍告訴記者，以3016號墓舉例，該墓葬使用木棺，棺內撒珠砂，出土有彩繪蟠龍陶盤、土鼓、鼗鼓和石磬的樂器組合，成套的彩繪木器，大量玉禮器，成套的石質工具和武器，以及代表財富的豬等等。

山西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地理文化走廊，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，也是多民族、宗教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地區。

「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」身懷絕技的非遺演出團體——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作為「國寶守護人」，在節目現場為觀眾奉獻了一場震撼的播鼓表演。山西博物院院長張元成介紹，從《秦王破陣樂》到《黃河船夫》曲，一千四百年來，絳州鼓樂播響的，不僅是藝術的氣息，更是中國人自強不息、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。



出生於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的彩繪龍盤。



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、鼗鼓和石磬。



臨汾陶寺遺址。



「愛、傳、城」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得獎作品

以下為「愛、傳、城 Love Is All Around」第二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中文中學組亞軍葉津茗的得獎作品，是次徵文比賽以芬蘭導演 Laura Neuvonen 的動畫短片《最後的編織 The Last Knit》為引子，片中人物坐在懸崖邊不顧一切不停地編織頸巾，參加者須先觀看短片，小學組撰寫觀後感，中學組及公開組則為故事延續下去。

中文中學組亞軍

作者：葉津茗 學校：瑪利諾修院學校（中學部） 年級：五年級

「滴答、滴答……」編針交織的聲音彷彿時針在跳動，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，女子全神貫注地編織，一條美麗的圍巾躍入眼簾。起初，女子可以自由控制圍巾，她曾想拿起腳邊的剪刀為自己的作品畫上完美的句號，但轉念一想，她又拿起一旁的毛線繼續編織，不願停下。漸長的圍巾一步步滑入了深淵，女子發現圍巾越來越不受控，她更被拖拽至懸崖邊，她不得不加快速度與下滑的圍巾賽跑，在用盡所有的毛線後，她仍不服輸，不惜用自己的頭髮來繼續，卻沒想到，圍巾越拉越往下墜，拉扯她的力量越大，最後用盡自己頭髮後，女子與圍巾一起跌下了懸崖。

在這6分44秒影片中，沒有一句對白，沒有一個字，卻緊湊、震撼、精彩，其中蘊含的道理，深遠而又耐人尋味。

「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」在這匆匆的旅途中，你背負了多少無用的行囊，以致阻擋了你的腳步？為了成為人生舞台上的主角，我們從未停止腳步，也沒想過回頭，更

看不見前面的萬丈深淵，我們是否會漸漸忘了自己的初衷，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何處？莊子曾夢見與骷髏談話。骷髏道，死後沒有君臣，沒有四時變化的人事，能從容自在與天地共長存，比當君王還要快樂，即使有機會復活、重生，也不願意，因不想去承受人世間的勞苦。這段對話其實包含了莊子對人生的思考，他看見芸芸眾生勞頓困苦而不知所歸，生為物役、心為形役而不知所適。人如果一心只陷於虛榮與慾望，執念與誘惑，便會迷失自我而不自知。慾望如毒蛇，最終吞噬的將會是自己。在得到與不滿足之間無止境的循環中，給自己無形的枷鎖，不自覺地被扯向深淵，「心為形役，塵世馬牛；身被名牽，樊籠雞鶩。」

在影片的結尾，女子弄斷了自己的頭髮，捨棄了編織品，奮力爬了上來。劫後重生的她看着手中的編織棒才幡然醒悟，並毫不猶豫地把它們丟下了懸崖，她重拾起一旁的剪刀，「咔嚓、咔嚓……」似乎意味着對某些事物的割捨……

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《貧富與慾望》的漫談中說：「放下，是一種智慧。」人生難雜，處事需要開懷釋負，舉重若輕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泰然。心靈的自由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活在當下，摒除功名利祿，忘卻榮辱貴賤，「寵辱不驚，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去留無意，漫隨天外雲卷雲舒。」影片中鏡頭下的女子一直埋首於手中的編織，以致聚焦的山野背景亦乏善可陳。倘若她能抬頭看一下周遭的景色，或許便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，或望遠黛蒼茫、天高地闊，或見雲霧繚繞、空谷幽蘭，或聽鳥鳴啾啾、微風拂過，胸懷豁然開朗，重負頓然卸下，讓身心得到恬靜休憩。靜下心來，你便會發現，其實還有許多東西比手中的編織更值得你去關注。

眼睛，裝得下大山，裝得下大海，裝得下全世界，為何卻只裝着眼前？放下，是另一種獲得。

浸大視覺藝術學院學生柏林辦展

香港文匯報訊 在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（駐柏林經貿辦）支持下，「國際藝術行動」安排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學生，於2020年1月11至19日於柏林Kunstquartier Bethanien藝術中心舉辦Pathfinder視覺藝術展。

作為「國際藝術行動」的23個夥伴之一，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獲是次機會展示18項闡釋過去與未來關係的藝術作品，當中包括繪畫、雕塑、攝影、版畫、動態圖像和表演。在2019年5月，學生在IAM創始人Anne和Martin Müller的指導下草擬了藝術展的計劃書，五名學生獲提名前往柏林參與藝術展的設置流程。工作坊和藝術展為香港的年輕藝術學生提供了獨特的現實生活體驗，讓他們能夠參與和組織跨文化展覽項目。展覽開幕禮上，駐柏林經貿辦



駐柏林經貿辦處長李志鵬與IAM創始人Martin Müller、香港藝術工作者Tang Pak Hin及Liu Shiyun等人於展覽開幕禮上交流。



在柏林Pathfinder展覽中展出的玻璃藝術品The Cactus。

處長李志鵬表示支持香港與德國之間的文化交流，並讚揚是次藝術展覽讓青年創意才能通過國際交流促進個人的發展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青年廣場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000~1,2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

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